

創作四試

蕭乾

甲
：
象
徵
篇

前言

我是一個好發牢騷，而且牢騷很多的人。勾引我牢騷的，卻時常像是些不相干的事物。這也許是因為小時對「葬花詞」一類由自然變幻反映到個人興衰的傷感文字太傾心了，也許是由於性格。向來我的背書本領就壞到了家的，但有一次什麼洋心理學家到我們學堂來測驗，我的聯想力曾受過一頓誇獎。登在中學刊物上我的一篇處女作（題目忘記了）是描寫宴會後，席面上未吸完的烟頭與咬了一口的蘋果的對話，慨嘆的是「各盡所能」的不可能，人間無處不是才幹精華的浪費。到現在，我還常由觀察蟲魚而想到內戰，想到強權政治，想到人間的愚蠢。這種喜歡以小比大，隨時隨地尋覓有生與無生，動植物與人類間相同局勢的性格與傾向，使我一着筆就想有所影射。「蠶」是我登在校刊以外的第一篇小說。自一九三三年秋天它在大公報「文藝附刊」出現後，收過籬下集（商務），但猜出它象徵意義的，到今天還沒有幾位。大部分朋友都把它當浮生六記讀，說是還別致的戀愛故事。這是我一個嚴重的失敗，也即是我從那以後極力抑制這個傾向的原故。

「蠶」是我的一點點宗教哲學。很小的時候我便爲有神無神而煩擾着。因爲不懂科學，幼時又受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濡染，充其量我祇敢循着「敬鬼神而遠之」的逃避主義，而結論說，即使有個神，它也必是變幻無常，同時，望了人類遭際徒然愛莫能助的。蠶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澤，而在自身的鬭爭。這是用達爾文的「天演論」否定了命運。當蠶鬧起飢荒時，神也祇能頓頓脚而已。他還有他的限度，正如諸星球各有其軌道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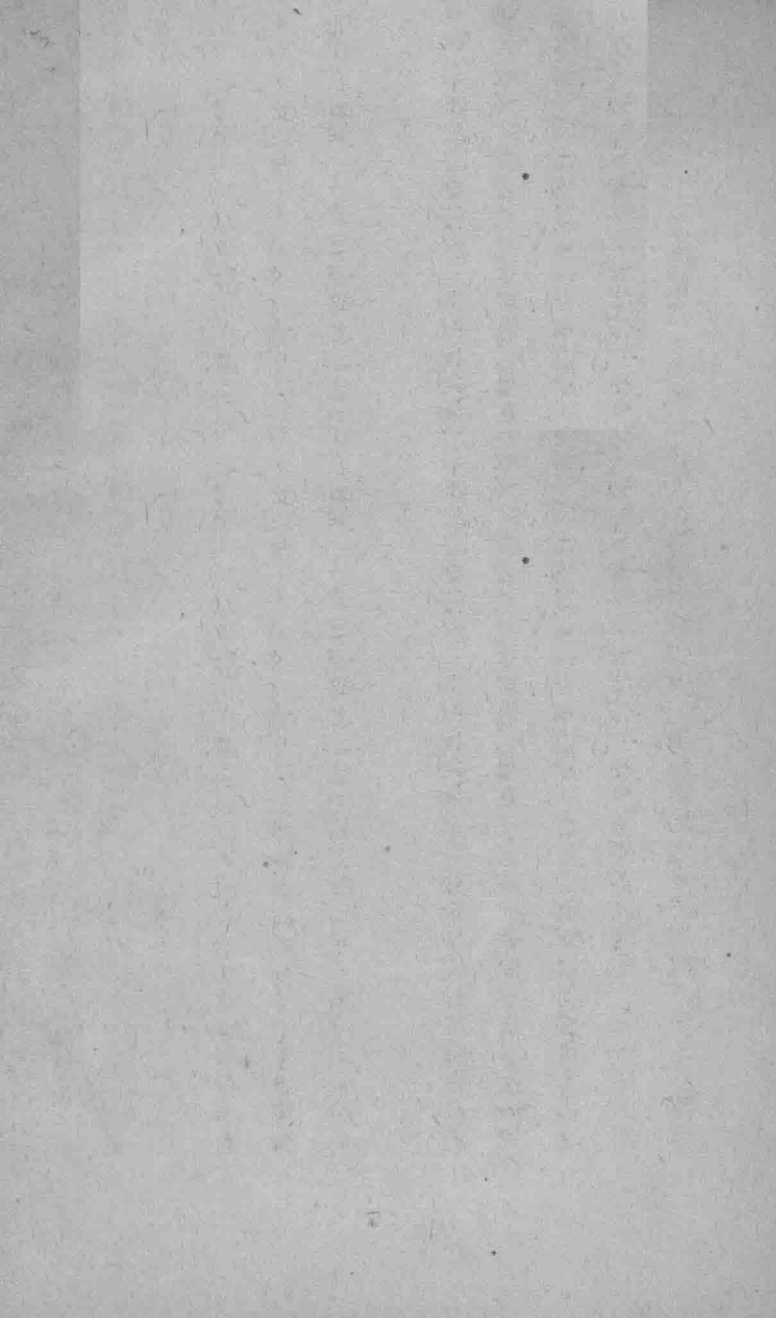
「道旁」（即賴飛路）影射的是人生（Life）。那是我初進報館時，每天公餘散步的倫敦路，是天津市我最留戀的一角。報館是西面朝着法租界機器房，成天烟窗裏冒着烟屑。南面便是又黑又臭的牆子河。對於一個剛由碧綠的海甸走出的人，環境自不能說是適合。所幸那時天津還有幾個好友：堯林、家實、方序、效曾，他們點綴了那個醜陋噪雜的碼頭。是他們中間誰領我初次去的倫敦路，可不記得了。總之，在那條路上我呼出了我對大城市的咒詛。那時東北完了，錦州、熱河相繼陷落。大家隱隱覺得遲早有個「大時代」的到來，然而什麼時候到來，是什麼樣子，誰可也沒影子。有的發愁，有的出關去當義勇軍，也有的更發狂地享樂起來。利用「道旁」這人工支架起的故事，我想寫的是在大風雨中，小歡樂是難維持下去的。人生，安樂窩的另一端必有個煤礦，逃也無用！

「俘虜」是篇遊戲文章，抒情性多於象徵。提起北平的黃昏，我永遠懷着無限神祕與眷戀。孟蘭節在我記憶中尤其燦爛得難忘。有一次，我同「梅」說，女人躲來躲去，滿嘴說不要，終於還是心甘情願地爲男人所縛去。我當時實在是爲女人抱不平，她卻認爲是侮辱。一九三八年春天，我曾同一位由湘過黔赴滇。在黔東一個小鎮上過夜。那時還沒有旅館，便借宿在一家農舍。褥子是乾草，被子差不多也僅是乾草。同房還有一對瞎夫婦，半夜吵起嘴來。但最難忘的是街頭一個女孩子，（大約梳了長辮，）以淒清的嗓音喚了多半夜的貓，措詞由文雅而褻穢，聲音由脆而顫而沙啞。一時我想到了荔子。

「破車上」的對象是不難猜的。十年前的中國如一輛破車，今日這輛車，在沙礫滿天的世界，索性拋了錨。我坐過許多次「破車」，一次是由福州經長樂、福清去海口，過山澗時，由車板裂口可以看見千丈下的澗石。但這裏寫的，是在冀南辛集一段經驗。另外我碰到過一次長江輪船擱淺，（見小樹葉中的「嘆息的船」）望着那萬里江山，（心下可怕着乘危打劫的強盜，）我恍如看到了一幅中國的寫照。

人照中國說法已到了中年，但這個好用甲比乙的習慣還未改。但我已讀到了更深刻的象徵小說，像 Virginia Woolf 的 The Waves 和 Franz Kafka 的 The Castle 我

明白在一個短篇裏，是難得把一個象徵的輪廓描清楚的。伊索寓言，天路歷程，拉芳丹以及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自然都是短而顯，但比喻(Parable)與象徵(Symbolism)本質上雖然相近，而創作的心性，程序都未必同。對時事的牢騷我索性把它們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在我沒有本事寫出一個難忘的意境，一個永恆的真理前，我索性動手抑制自己的「象徵癮」了。



梅剛邁進了門限，滑潤的肩頭就給正在踱來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說：這屋裏有幾條生命？這突兀的勁兒，怪不得才下午學的她幾乎把那隻星波的眸子迸了出來。像隻膽怯的幼鼠，梅左右盼顧一下，混着應屬於給傻子的笑聲，由鼻子裏哼出：鬼！還不是兩條；

就不是麼？十條！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來，那麼有把握地說。這數目惹得她頭像巷裏賣愛國布販手裏的小牛皮鼓似地搖了起來。又像那小皮鼓連續地，不信任地哼。不騙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掛火車似地一直扯到牀帳口。幹麼呀？對，這是女人該驚喊的地方了。別忙，一掀帳子，藍素格的被單上平穩地鋪着一個方匣子。匣子裏，翠碧平鋪的背景上，正蠕動着皎白的一堆，盤踞的姿勢不比趙子昂的八匹馬

壞。什麼呵！蠶梅也忘了這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數：一，二，三，四……別動手呵！八條呢，屋裏有幾條生命？

她說，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戶口兒那邊吹給我愛聽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妬！可是——這話也不全假。忘掉這位可愛的鄰居是天不許可的，可是像往日那麼瘋狂卻當真已不……今天早晨冒了雨，撐了把女人用的油紙傘，照例下山到萬壽橋頭去買我的十八學士和水仙。穿過仍然咕咕喳喳擠滿了赤腳提着竹籃子的廚子和老媽的魚市，到得橋頭時，那被天氣打破了飯鍋的花販，一見我這風雨無阻的主顧，就極高興得由靠牆跟的小凳上站了起來。花選得特別小心，價錢又格外公道。買妥了一束杏黃色的十八學士，又挑了一束夜來香。當他攏起選好的花，用麻蓮纏束的時候，我發見竹扁擔的那頭裝滿了翠綠的葉子。以爲是野茶呢，就問：那是幹麼的呀？先生，這是桑葉。把纏好的花遞給我後，他就掀開蓋上的葉子，拿出一個小竹簸籬來。上面爬滿了的就正是蠶，這麼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馬上歡喜得恨不

把花拋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個銅板，就被允准在幾百頭身世飄零的肥白柔軟小蟲裏選了八頭。一路上高興得忘記了這是雨天。把花挾在脇下，屈屈身子，借過挾傘的那條臂，捧着我這八頭——叫什麼好呢？我是愛兔兒，小貓，松鼠和許多活物的人。這一切我都喚作小乖乖。就暫叫這八個囡囡罷。

回到家來，儼然獲了至寶地跨進了門。房東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白頭髮洗黃菜花，多冲澹的一幅畫！顧不得欣賞，也顧不得招呼，就忽忽忙忙地上了樓。攀高一層樓梯，這八個囡囡和我的關係好像就親密了一層。想想看，飄泊在異地這寂寞的日子，憑空一來便添了八個緘默無言的夥伴。真地還是雨天好！

開了房門的鎖，老規矩是用剪刀削齊了買來的花，用清水洗滌瓶子。然後帶着些羞愧，把給過我一天一夜歡慰，明白我多少癡處的花，打發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換好了新鮮井泉的瓶子裏。嘴裏還對被拋棄的花咕嚕着：別生氣，同一回土，明年此刻再嶄新地來到我這兒。可是今天這開心就沒有了。

連花帶瓶全交給了提着一壺冷水立在門外呆等的廚師傅，自己就下手來安置這八頭活寶。全房子皆望過後，十指交插在胸前，質問自己：把他們放在那兒好呢？我簡直像個好吃懶作的女人，養了孩子卻沒有個小牀給他們睡！翻了三四個抽屜，才在那放梅的短箋和偶爾由她袋裏搶來的糖果的抽屜裏翻出她送給我那個精緻的盒子，上面繡着圍在一棵楊柳樹下漫舞着的洋人。她說，這是她爹爹由法國帶給她的呢！這麼珍貴得變成了廢物的小匣，爲這些小生物作個搖籃是再好不過的了。好，意思是把我最疼愛的生命安插在我最疼愛的匣子裏。

於是，把帶回來的一束葉子細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葉梗，咬去糜爛枯黃的葉邊。又選幾片蔥綠的嫩葉剪成散錦的星點和一面缺缺的月。等小匣子給清新的綠氛溢滿了，才小心翼翼地把浮托在幾片大葉上的蠶兒們捧出，像慈母臥嬰兒似地一條條輕輕地放進錦匣裏。有的一放，高興得打了個滾兒，就駝起背來，一簞一簞地找尋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還戀戀不捨地；抬抬頭，尋覓這溫存

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情，想知道自己是什麼樣一份命運，到了這種地方。

等到這些囡囡們都臥下了後，我便把匣子由桌上移到枕畔。再不關心堆在窗前的課卷，只忘情地伏在被上凝守着他們。呵，小匣子綠得靜得簡直像伊甸園。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張口就有得是吃，頭上是無邊的乳白的雲霄。八個同伴身體光光，在一塊兒誰也不害羞，想親熱就磨磨頭。有這萬能的主宰，慈悲爲懷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如閃的眼關照他們遊蕩在我手造的園裏。他們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暢快。

然而想讓這八條生命佔去我全部的感情，實際上還不是可能的事。當自己正混在這八個囡囡羣中在樂園裏漫遊時，陡然記起明天九點的作文，還有一班卷子沒看呢！這俗念馬上就把我由樂園中逐到朱紅條桌上一堆卷子那兒去了。我便又把我的感情埋葬在這堆卷子裏。

黃昏時分，才把最後的一本加上了分數。哎，腿盤得酸了，手指也麻了。更糟的是

眼睛看別的東西像隔了層沙玻璃。吁了一口氣，立在窗前眺望由閩西蜿蜒而來的長蛇似的閩江，和點綴在那長蛇腰部的碧綠的沙洲。幾隻舢板嘎吱嘎吱地在給蒼茫暮色罩滿了的江上，掙取最後的幾百錢。一隻開往上游的電船，尾部曳着白沫，正向洪山橋那邊喘去。江邊的蒼前街噹噹的車鈴和呱嗒兒呱嗒兒的木屐聲還是那般清脆。我低吟着「蛇江月色。」我猜，斜對面梅家的那樓窗一定會有一個淘氣的女孩出現，向我伸出纖細的手來作着即刻就來的知會。然後我就該極其知趣地跑到樓門口去等待，不去藏躲。然而唱到「莊稼上塢，我倆就結合」時，窗口那黃幔仍是像給怒氣拉長了的臉那麼垂掩着。我趕緊用盡了氣力吹出「天際線外」的調子。顯然地，把我吹成輕氣泡，那窗幔也不會心疼。我正在測量女人殘忍的深度時，忽然那片僅餘的落日殘暉如末日般地由我眼中逝去。頭就掩在兩隻溫潤的手掌裏了。一流少女的芬香鑽進了我的嗅覺，癢了我的通身。嚇死我了。梅，放開。回響又是一個哼，再一個帶笑的哼，眼睛才觸到光明。

鬼詩人養了蠶卻不喂。蠶阿，我的孩子們！我的魂消失在紅竿爬黑螞蟻的課卷裏去了。虧了她提醒。趕緊跑到牀前看。呵，我造了什麼孽。幾條又白又長，長得像南非洲長頸鹿的孩子們，一擡一落地向我眈眈逼視，咒詛我這殘忍的人。更可憐的，是兩三條已枯瘦得像討飯老婆子的腮額，軟弱無力地蜷伏在僅剩了殘梗的枯葉上，如荒年時吃盡了樹葉的災民般地等待着長瞑的一剎那。我慚愧得心痛了。呵，孩子們，你們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擁有一切的主人，便將命運交給我擺佈。其實我不過是一個大於你們樂園中的一生物，忙得自己都顧不過來。你們信託我，其實我外行得懂得給你們把葉子剪成月亮，卻忘記了準備該接濟的食料。這快黑的時分，我可去那兒尋討桑葉！問廚師傅：說剪剩的桑葉全倒出去了。還立在黑的角落裏，抱怨着自己粗心。他東湊西湊，才湊了不盈把的一些殘葉。在清水裏洗洗，勉強分給孩子們吃。呵，食料有了，瘦的也用盡那細長身體裏所蘊蓄的氣力，向葉子這邊爬去。健壯的，就盡力排擠他們的同食者。梅賭氣把葉全挪到瘦的身邊，但壯的一簞一簞地又追了

過來。誰也不能給他們中間一個公允的保證呵！

明朝下牀一看，果然昨夜殘喘的兩條，已經死去了。自己還似乎帶着害羞的心情，在臨死以前把枯瘦成一層薄皮的身子，隱藏在一片殘葉底下。活着的六條，因為葉子早已吃盡，也不大有生氣了。看見我來，有的抬起頭來作着我乞憐的神氣。孩子，這不是我的能力，我變不出桑葉來呵！有的多半就是那最健壯倔強的，忍耐在匣的一角，等待豐年或死亡。我愛牠，為那怪樣子，固執着充好漢子似地，支持牠的生命。匆忙洗好臉，就下山為這些飢兒辦給養去了。

既受過一次教訓，這一來就買了一大抱桑葉。選嫩的洗了一些，就散堆在孩子們的身上。立刻，像埃及的五個豐年一樣，孩子們都高興了起來。一個個由蓋着的葉下鑽出黑喙的頭來，各抱一個綠角，沙沙地吃起來了。這頭一嘴一嘴地吞，那頭的嘴往上一擻，就擻出一塊青黑的糞蛋來。吃得那麼痛快，再也記不起和他們同來而死在饑荒裏的弟兄。

天天，我噤噤地在桌上寫，他們哥兒六個沙沙地在我牀上的小樂園裏吃。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師，轉來再作他們的糞夫。碧綠的葉素通過那皎白的軀體都凝成荳蔻的碎粒。爲牠們換掉葉子，又看着牠們眠起。到後來，那長長的身子就愈變愈透明，透明得像一個曠世絃樂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雲似地在脊背上遊來遊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潛伏在詩人魂中的靈感。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當我照例走到匣前查看時，看到的卻是非照例的奇事。一個淺黃色的蠶躲在匣的犄角，如歐洲中古絃樂手彈月牙琴似地斜斜地織起絲網來。呵，蠶吐絲，蜂釀蜜。聖人的話不假。趕緊派大師傅給對面的梅梢了個信去。她喘着氣就蹦了進來——像剛穿好了衣服，就等吃完稀飯上學去。梅高興地拍起手來。匣子是我的呀！梅高興地說。記起頭一堂是陳老師的黨義，把聽黨義同欣賞這小生物算算，索性不去了。於是我們就商量起叫牠在哪兒留下這點生命的痕迹呢？忽然，機伶的梅說，我們背着娘在西禪寺照的像呢？好不好叫他們爬到上面去作點事情，織

成一幅絲像？主意不錯，而且也解決了我的蠶她的匣的難題。

於是她就一腿跪在椅子上，摘下靠窗壁上的鏡框，匆忙地扯出嵌在裏面的合照。我高興時總愛逗人。這時又忍不住用初級的閩腔罵她二百五了。她笑着把蠶由牠自織的網羅裏掏出來，用食指輕輕地，母親似的溫愛，撫了一下那小蟲的肚腹，嬌聲說：小寶寶，好好地作！然後仔細地放到像上。回過頭來半笑半愁地憐惜那點浪費了的絲絡。

兩天裏，六條成熟的生命，都走盡了他們在綠園裏爭逐的途程，陸續地施展起一輩子的抱負了。

從此，桑葉在我失卻了其實貴。我的工作也由糞夫而升為監工了。一切，我都像靠田吃飯的農夫或靠兒養老的父親一般甘心情願地去勞做。爲了怕孩子們在這好容易才得梅的同意照成的像上拉尿，我得隨時經心地照顧。經驗賜給了我一條定律：只要這東西後部一掀，就趕緊把牠捏到外面；雖然多少次捏錯了，狠心地硬由